

THE RED BOOK

A READER'S EDITION

红书 LIBER NOVUS

原著 © [瑞士]

荣格

(C. G. JUNG)

编译 © [英]

索努·沙姆达萨尼

(SONU SHAMDASANI)

英译 ©

[瑞士] 马克·凯博斯 (MARK KYBURZ)

[美] 约翰·派克 (JOHN PECK)

中译 © 周党伟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书 / (瑞士) 荣格 (C. G. Jung) 著; (英) 索努·沙姆达萨尼 (Sonu Shamdasani) 编译; 周党伟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10
书名原文: The Red Book

ISBN 978-7-111-55144-7

I. 红… II. ①荣… ②索… ③周… III. 精神分析—分析心理学 IV.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3101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4-7787

C. G. Jung and Sonu Shamdasani. The Red Book. A Reader's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ks of C. G. Jung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Mark Kyburz, John Peck, and Sonu Shamdasani

Introduction and Notes © 2009 by Sonu Shamdasa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ina Machin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W. W. Norton & Company 通过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红书

出版发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李欣玮

责任校对: 董纪丽

印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86mm × 240mm 1/16

印张: 37.25

书号: ISBN 978-7-111-55144-7

定价: 199.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翻译出版说明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众对心理学知识和应用的需求与日俱增，特别是心理重建被列为灾后重建的项目之后，政府对民众心理健康的重视也在不断提升，与此相关的大量著作被翻译引进。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对现代心理学甚至东西方思想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荣格的作品在我国引进的却比较少。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荣格的理论经常被认为晦涩难懂，而且荣格拥有惊人的渊博知识，在著述时旁征博引，作品内容涵盖范围广泛，另外由于荣格最重要的著作《红书》尚未正式出版，所以人们在理解荣格的其他著作时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

鉴于此，在组织翻译荣格的作品时，对出版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获得版权授权，到寻找专家翻译解读，到编辑排版，每一步都需要慎重对待。例如为了读者理解和研究《红书》方便起见，我们特地将部分图片和图注处理为在一个对开页面的蝴蝶页形式，以及尽量遵照原书的处理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页下注、图注、页边标注原稿中的分页页码等，以使读者尽可能方便地进行阅读和研究。

荣格在《红书》中使用大量隐喻的方式如实地记录自己的内心经历和思想过程，而且沿用柏拉图式的哲学对话形式。同时，因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尼采等哲学家的作品和概念经常会出现在《红书》中，因此如果没有大量注解的帮助，将不能完整地理解《红书》的思想。

荣格所生活的时代是西方逐渐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时期，荣格身处那个时代，其思想和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时代的烙印。尽管人类早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现代文明社会，但这本荣格思想最核心的作品，仍能够带给当今读者领悟心理学的重要启示，深刻体会到现今出版和阅读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书中大师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借鉴学习之意义不言而喻，但由于受当时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个人社会阅历、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的局限性，作者的某些观点仍不免过于体现个人主观认识，偏颇、囿困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在阅读时仔细斟酌，批判接受，客观继承。

引子

在我向你所讲的那些年中，我一直在追寻内在的意象，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时光，因为其他的一切皆源自这里。它始于彼时，随后具体发生的事情几乎已经不再重要。我整个一生都在详尽阐述那些从无意识中迸发的内容，它们就像一条神秘的溪流朝我奔涌而来，几乎将我摧毁，这些内容完全超出我一生所能理解的范围。后来的一切仅仅是进行外在的分类、科学的详尽阐述和将它们整合进生命中，而那个神圣的起点，却已包含一切。

——荣格 (C. G. Jung), 1957

当 C. G. 荣格继承人协会决定出版《红书》，从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刻起，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而这部多层次作品应该针对什么样的读者群体，却引发了大量的思考：专业的心理学史研究者？普通的读者？目标是注重意象的视觉型的人？爱好书法的人？精美图书的收藏家？出版的形式和设计应该优先考虑哪些方面？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因为即便是昂贵的原始皮革封面都包含着一种信息，令人难以解读。很多提议被讨论，后来又被放弃。最终，W. W. 诺顿出版公司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将完整的图片复制出版，并在 2009 年面世，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当初出版社的决定非常正确。这部作品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且已经被翻译成九种语言。很明显，设计一本书不仅要照顾到作品本身的各个方面，还要考虑到不同的读者群体。如果将那些为成功出版这部书做过贡献的人的名单列出来，那么这个名单将不是一般的长。但是，有两个人应该被特别感谢，他们是吉姆·梅尔斯（W. W. 诺顿出版公司）和索努·沙姆达萨尼（腓利门基金会）。

自 1962 年起，C. G. 荣格的《红书》已广为人知。但是，此书今天才得以首次出版，最终到达广大读者手中。荣格在《回忆·梦·思考》中已经描述过它的起源，它是次级文献中被无数次讨论的主题。因此，我在这里只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913 年是荣格生命中关键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开始

进行一项自我实验，并一直持续到 1930 年，这项实验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直面无意识”。在这项实验的过程中，他发展出一项技术，可以借助它“到达（他的）内在过程的底部”，“把情绪转译成意象”和“抓住活跃在……‘地下’的幻想”，后来他将这种技术称为“积极想象”。他首先在《黑书》中记录自己的幻想，后来对这些文本进行修改，并加入对它们的思考，随后将修订后的内容用花体字誊抄到一本名为《新书》（*Liber Novus*）且用红色皮革封皮包着的书中，并配上自己的绘画。这本书一直被称为《红书》。

荣格把自己的内在经历讲给自己的妻子和亲密的同伴。1925 年，他在苏黎世的心理学会俱乐部做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专业和个人发展的报告，其中他也提到了他的积极想象技术。除此之外，他对此严格保密。例如，他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自己的自我实验，孩子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很明显，对他而言，很难解释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他让一个孩子在他写作和绘画的时候看着他，这也是对这个孩子爱的表现。因此，对于荣格的后人而言，《红书》总是被一股神秘的气息包围着。1930 年，荣格结束了自己的自我实验，并放下《红书》的创作，但他并未写完这部作品。尽管它在荣格的书房中占有一个无上荣耀的地位，但他却让它沉睡了数十年。与此同时，他通过自我实验获得的领悟对他随后的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59 年，他试图在旧草稿的基础上将全部的文本誊抄到《红书》中，并尝试将一幅未完成的画作画完。他也开始为这部书写后记，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花体字的誊抄和后记都戛然而止了。

尽管荣格积极考虑将《红书》出版，但他从来没有做出必要的行动。1916 年，他私下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出版，这部短小的作品源自他的直面无意识。一直到 1958 年，他才出版 1916 年描述积极想象技术的论文《超越功能》。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出版《红书》，如他所言，这部书没有完成，他对炼金术这一主题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使他无法继续写完此书。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把在《红书》中细致地处理自己的幻想描述为一个必要但麻烦的“美学化详尽阐述”。直到 1957 年年末，荣格宣称《黑书》和《红书》都是他的

自传性记录，但是他不希望将它们收录在《荣格全集》中，因为这两部作品不具备学术特征。作为让步，他允许阿尼拉·亚菲在写《回忆·梦·思考》时可以摘录《黑书》和《红书》中的内容，而事实上她并没有引用。

1961年，荣格去世。他的全部作品归他的子孙们集体所有，之后子孙们成立C. G. 荣格继承人协会。荣格遗产的版权给他的子孙们同时带来义务和挑战：将德文版的《荣格全集》全部出版。在荣格的遗嘱中，他希望《黑书》和《红书》由他的家人保管，但没有进一步做详细的说明。由于荣格特意指出不能将《红书》收录进《荣格全集》中，因此继承人协会认为这是荣格对这部书最后的遗愿，而且完全是一件私人的事情。继承人协会守护着荣格未出版的作品，就像守护一座宝藏一样，从来未考虑过再出版任何作品。《红书》一直留在荣格的书房中长达二十多年，由弗朗茨·荣格保管，是他接管了父亲的房子。

1983年，继承人协会将《红书》放到一个保险箱中，他们明白这部作品是无可替代的。1984年，新任的执行委员会拍摄五张照片为家族所用，这是荣格的子孙们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摩这部书。这次细致的处理有它的益处。相对于其他东西，《红书》得到良好的保管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数十年以来，它几乎从未被打开过。

1990年之后，德文版《荣格全集》（也是著作选集）的编辑告一段落，执行委员会决定开始彻底详查所有可以找得到的未出版的材料，并思考进一步的出版。由于继承人协会在1994年将档案和编辑的重任委托给了我，因此我接下了这项任务。结果我们找到与《红书》有关的一整套草稿和不同的版本，其中就包含花体字抄本中已经遗失的那一部分，它以草稿的形式出现，还有一部名为《审视》的手稿，这一部分接着从草稿结束的地方开始写，包含《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但是，是否和如何将这些重要的材料出版，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乍一看，这些材料的风格和内容与荣格的其他作品几乎没有共通之处，很多事实并不清晰，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没有人能够对这些材料提供一手的信息。

但是，自荣格那个时代以来，心理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在今天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当我在进行这些项目的时候，我遇到了索努·沙姆达萨尼。我们就进一步出版荣格著作的可能性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主要包括一般的著作，当然还有《红书》。这部著作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涌现出来，而生活在 21 世纪的读者并不熟悉这个环境。但是一名心理学史专家却能够将这部历史文献呈献给现代的读者，借助于原始资料，沙姆达萨尼可以将它嵌入原来的文化情境中，置于科学的历史中，并和荣格的生活与工作相联系。1999 年，索努·沙姆达萨尼提出一项出版计划，并遵循计划的指导原则。2000 年春，在没有经过讨论的情况下，继承人协会决定根据沙姆达萨尼的提议将《红书》公开出版，并委托索努·沙姆达萨尼负责编辑。

多年之后，我多次被问到为什么现在将《红书》出版。我们的一些新的理解起到主要的作用：荣格本人并没有把《红书》视为一个秘密，虽然看起来它似乎就是一个秘密。文本中有很多处包含“我亲爱的朋友”的话语，换句话说，它针对的是一名读者。事实上，荣格让自己亲密的朋友誊抄这部作品，并和他们一起探讨这些抄本。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出版，他仅仅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荣格自己说他后期作品的所有素材都是来源于他的直面无意识。因此，作为直面无意识的记录，《红书》已经超越私人的领域，成为他著作的核心。这样的理解能够让荣格的孙辈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现状。决策的过程需要时间，而典型的文本内容、概念和资料能够帮助荣格的子孙们在面对充满情绪的事物时做出更加理性的决定。最终，继承人协会民主决定《红书》可以出版。从决定到现在出版，中间经历了很长一段过程，但结果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协作，一起为这个共同的目标奉献自己的技巧和精力，这部书根本不可能出版。在这里，我代表 C. G. 荣格的后代子孙，向所有的参与者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乌尔里希·霍尔尼

C. G. 荣格作品基金会

2009 年 4 月

由于那些未出版的复本仍在流通中，因此《红书》最终非常有可能在某个时期以某种形式进入公众的视野。在这里，我要向那些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艰辛劳动的人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的彼此合作和贡献每个人独特的智慧。

前 C. G. 荣格继承人协会（2008 年解散）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在 2000 年春季决定出版这部作品。这个项目由继承人协会执行委员委托乌尔里希·霍尔尼策划，而霍尔尼是继承人协会的前任经理人和主席，现在担任 C. G. 荣格作品基金会主席（前身是继承人协会）。沃尔夫冈·鲍曼在 2000 ~ 2004 年担任继承人协会主席，他在 2000 年秋季签署出版协议，从而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继承人协会承担大部分的开支。C. G. 荣格作品基金会向以下组织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苏黎世出版商海因里希·茨魏费尔在策划阶段提供技术支持；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唐纳德·库珀基金会提供大量的捐助；罗尔佛·奥夫·德·毛尔提供的法律意见与合同的协助；里奥·拉·罗萨和彼得·弗里茨对合同谈判的协助。

2003 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编辑工作收到了博盖特基金会和一位匿名捐赠者的资助。从 2004 年开始，腓利门基金会开始支持资助工作，这是一个为出版荣格未发表的作品而专门成立的募集资金的基金会。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斯蒂芬·马丁。无论这个版本有什么样的缺陷，没有腓利门基金董事会的支持，该书的编辑和翻译都

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董事会成员有：汤姆·查尔斯沃斯、吉尔达·弗兰茨、南希·芙洛蒂、朱迪斯·哈里斯、詹姆斯·霍利斯、斯蒂芬·马丁和尤金·泰勒。腓利门基金会向那些捐赠人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 MSST 基金会、卡洛琳·格朗特·费和朱迪斯·哈里斯，还有在英文翻译的过程中南希·芙洛蒂和劳伦斯·德·罗森的突出贡献。

没有麦琪·巴伦和希美纳·罗埃利·德·安古洛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启动和荣格作品的思想史研究在 1993 ~ 1998 年得到惠康基金会的支持，1999 年得到跨文化心理学院的支持，1998 ~ 2001 年得到索伦基金会的支持。在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伦敦大学学院医学史中心的惠康基金会（前身是惠康医学史学院）为我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研究环境。我的朋友和同事对我所做的项目严格保密，我非常感谢他们将这个秘密保守长达 13 年之久。

2000 年年末至 2003 年年初，C. G. 荣格继承人协会同意出版这部著作，并启动出版项目。乌尔里希·霍尔尼对这项研究提供了诸多的帮助，并制作一部花体字抄本的修正后的抄本。苏珊娜·霍尔尼誊抄了荣格的《黑书》。1999、2001 和 2003 年，项目组对荣格家族成员做过三次报告，分别由海伦·霍尔尼·荣格（1999，2001）和安德烈·荣格（2003）举办。彼得·荣格为出版的细节和早期的编辑工作提出建议，安德烈和维尔尼·荣格为我们无数次到荣格的图书馆查阅书籍和手稿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安德烈·荣格把荣格家族档案馆中很多无价的信息提供给我们。

此版本得益于南希·芙洛蒂、拉里和桑德拉·维贡的帮助，正是他们的引介，我才能够与诺顿出版公司的吉姆·梅尔斯结识，而梅尔斯此前已经成功地出版了拉里·维贡现代版《新书》和《梦》的复制版。除吉姆·梅尔斯外，这部作品再也找不到更适合的编辑。此书的设计和排版面临诸多挑战，最后都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对此书做出卓越贡献的有埃里克·贝克、拉里·维贡和艾米·吴。卡罗尔·罗斯孜孜不倦且一丝不苟地进行文本编辑工作，奥斯丁·奥德里斯科尔连续不断地协助编辑，休·米尔斯坦和约翰·萨普拉把花体字抄本扫描合成数字图

片，这些人细心又细致的工作（通过声纳系统定位）完全符合且匹配得上荣格在精彩地融合古代和现代的过程中用花体字书写时的细心与细致程度。丹尼斯·萨维尼为扫描《红书》贡献出自己的影片工作室。在意大利的蒙达多里印刷时，南希·弗里曼、塞尔吉奥·布鲁尼里和他们的同事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技术上确保了这部书最高的印刷质量。

2006年，马克·凯博斯和约翰·派克也加入到翻译工作中（这样的合作是出于翻译艺术的特别需要）。我们定期的电话会议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从微观水平上进行讨论，会议中的幽默为一直沉浸在深度精神中的我们带来非常必要的活跃氛围。他们在后期编辑工作中的贡献是无价的，而且约翰·派克找到的几个重要典故都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

希美纳·罗埃利·德·安古洛、海伦·霍尔尼·荣格、皮埃尔·科勒和后来的莱昂哈德·西雷格尔给出20世纪20年代在荣格圈子中的氛围的重要回忆，莱昂哈德·西雷格尔回忆了这段时期对达达主义运动的批判和艺术与心理学之间的冲突。

埃里克·霍尔农为埃及文参考书目提供咨询，菲利克斯·瓦尔德将图片155进行数字化特写，乌尔里希·霍尔尼辨认出图片上非常小的献词，盖·阿特维尔识别出阿拉伯文的献词，乌尔里希·霍尔尼提供了密特宗拉教仪式（注1，577页）的参考文献。戴维·奥斯瓦尔德指出，荣格在注314中指的可能就是无声之书（*Mutus Liber*）（456页）。托马斯·费特克内希特使我注意到并协助我查阅J. B. 郎的论文集，斯蒂芬·马丁重新找到了荣格写给J. B. 郎的信。保罗·毕肖普、温迪·多尼格和蕾切尔·麦克德莫特解答了很多疑问。

感谢恩斯特·法尔泽德指出38页注145的问题，翻译斯托克麦尔写给荣格的信，修改德文版序言译文和注释中大量的错误。

感谢C. G. 荣格作品基金会和保罗与彼得·弗里茨版权代理公司允许我引用荣格未出版的手稿和通信中的内容，感谢希美纳·罗埃利·德·安古洛允许我引

用卡莉·拜恩斯的通信和日记中的内容。

我主要负责的是文本组织、序言和整体架构。就像 104 页（注 29）所写的那头驴子一样，我很开心最近终于能够成功地卸下这个重担。

索努·沙姆达萨尼

VII

● 前言

XI

● 致谢

001

● 导读：新书——荣格之《红书》

第一卷

- | | | | | | |
|-------|-----|----------------------------|-------|------|-------------------------|
| 096 / | 序言 | 来者的路
 fol. i (r) | 136 / | 第六章 | 精神的分裂
 fol. iv (r) |
| 105 / | 第一章 | 重新找回灵魂
 fol. ii (r) | 140 / | 第七章 | 谋杀英雄
 fol. iv (v) |
| 109 / | 第二章 | 灵魂与神
 fol. ii (r) | 145 / | 第八章 | 神的孕育
 fol. iv (v) |
| 116 / | 第三章 | 灵魂的恩宠
 fol. ii (v) | 155 / | 第九章 | 神秘·遭遇
 fol. v (v) |
| 120 / | 第四章 | 沙漠
 fol. iii (r) | 164 / | 第十章 | 引导
 fol. vi (r) |
| 123 / | | 沙漠中的经历
 fol. iii (r) | 173 / | 第十一章 | 终解
 fol. vi (v) |
| 126 / | 第五章 | 未来的地狱之旅
 fol. iii (v) | | | |

● 审视 / 481

● 后记 / 559

● 附录A / 560

● 附录B / 565

● 附录C / 576

目 录

078

• 中译者按

083

• 英译者按

090

• 编者按

第二卷

- | | | |
|------------------------------------|----------------------------|-----------------------------|
| 186 / 序 言 犯错者的意象
 1 | 239 / 第七章 早期神庙的遗迹
 32 | 343 / 第十四章 圣愚
 98 |
| 188 / 第一章 红人
 2 | 248 / 第八章 第一天
 37 | 348 / 第十五章 第二夜
 100 |
| 195 / 第二章 森林中的城堡
 5 | 262 / 第九章 第二天
 46 | 363 / 第十六章 第三夜
 108 |
| 205 / 第三章 卑微的人
 5 | 269 / 第十章 咒语
 50 | 378 / 第十七章 第四夜
 114 |
| 213 / 第四章 隐士·逝去I
(第1日)
 11 | 300 / 第十一章 蛋的打开
 65 | 396 / 第十八章 三个预言
 124 |
| 223 / 第五章 逝去II
(第2日)
 15 | 311 / 第十二章 地狱
 73 | 402 / 第十九章 魔法的礼物
 126 |
| 233 / 第六章 死亡
 29 | 316 / 第十三章 献祭性的谋杀
 76 | 417 / 第二十章 十字架的道路
 136 |
| | | 423 / 第二十一章 魔法师
 139 |

导 读

新书——荣格之《红书》¹

◎索努·沙姆达萨尼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被公认为是现代西方思想界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他的作品却一直引发争议不断。荣格对现代心理学、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学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大批国际分析心理学家以他的名义从事自己的职业。在专业范围之外，荣格的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荣格和弗洛伊德是大部分人接触心理学时会首先想到的名字，他们的思想已经在艺术、人文科学、电影和流行文化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荣格也被广泛地认为是新时代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是，认识到这本书处在荣格全部作品的核心位置上是一次惊人发现，他花费在这本书上的时间不少于16年，而今天这本书终于得以面世。

很少有未出版的著作像荣格的《红书》（或称为《新书》）一样对20世纪的社会和思想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荣格将这本书视为自己后期著作的核心，也被他长期视为是自己后期作品的关键来源。但是此前此前这本书除了激发一些人的好奇之外，还一直没有能够公开发行以供研究使用。

1 以下内容部分直接引自《荣格与现代心理学的形成》一书，笔者在此书中重新建构荣格心理学的形成过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荣格把这部作品称为《新书》或者《红书》，它今天已经为公众所熟知。因为很多证据表明前者是这本书实际的书名，因此，为了保持一致性，笔者将此书统称为《新书》。笔者在《书中的荣格传记》（纽约：W. W. 诺顿出版公司，2012）以及与詹姆斯·希尔曼合著的《死者的哀怨：红书之后的心理学》（纽约：W. W. 诺顿出版公司，2013）中对这些主题有更全面的阐述。

文化时刻

在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文学、心理学和视觉艺术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实验。作家们试图摒弃具象派传统规则的限制，开始全方位地探索和描绘内在经验，如梦、幻象和幻觉，他们使用新的形式和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实验。从超现实主义作家的自动书写到古斯塔夫·麦林克的哥特式幻想，作家们开始越发接近和接触到心理学家的研究，而心理学家也在进行类似于作家的探索。艺术家和作家的结合产生新的插图及排版形式、新的文本与图像结构。心理学家也在尝试克服哲学心理学的局限，开始对艺术家和作家的领域进行探索，文学、艺术和心理学之间还没有清晰的界限，作家和艺术家可以借鉴心理学家的研究，反之亦然。一些重要的心理学家如阿尔弗雷德·比奈和查尔斯·里歇也经常用笔名写戏剧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也是他们“科学的”工作的写照²。古斯塔夫·费希纳是心理物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把植物和地球的灵魂描述为一个蓝色的天使³。在同一时期，一些作家如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也在刻苦研读并应用心理研究者和变态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如弗雷德里克·迈尔斯，西奥多·弗洛诺瓦和皮埃尔·让内。W. B. 叶芝使用心灵的自动书写在《幻象》⁴中创作出一种诗化的心理宇宙学。个体都在从各个角度上去寻找新的形式来描绘真实的内在经验，寻求精神和文化上的更新。在柏林，雨果·鲍尔写道：

1913 年的世界和社会看起来像这个样子：生命完全被幽禁和束缚，某种经济宿命论开始盛行；无论一个人是否认可这个观点，他们都被赋予一个特定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带有自己的爱好和特点。教堂被认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赎罪作坊”，文学被看作是一个安全的出口……每天都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终结这种状态？如果没有，一个人如何逃脱？⁵

2 杰奎琳·卡卢瓦，《双重与多重人格：科学与虚构之间》（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3）。

3 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一个科学家的宗教》，沃尔特·劳里编译（纽约：潘塞恩图书公司，1946）。

4 让·斯塔罗宾斯基，“弗洛伊德，布勒东，迈尔斯”。《想象力的王国 II：重要的关系》（巴黎：噶利玛出版社，1970）与 W. B. 叶芝，《幻象》（伦敦：维尔纳·劳里出版社，1925）。荣格藏有一本《幻象》。

5 《逃离这个时代：一个达达主义者的日记》，约翰·埃德尔菲尔德编辑，A. 莱明斯翻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第 1 页。